

“中央音乐学院科研资助计划”出版项目

性别焦虑与冲突

男性表达与呈现的音乐阐释

姚亚平 著

Xingbie Jiaolü Yu
Chongtu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中央音乐学院科研资助计划”出版项目

性别焦虑与冲突

男性表达与呈现的音乐阐释

姚亚平 著

Xingbie Jiaolü Yu
Chongtu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焦虑与冲突：男性表达与呈现的音乐阐释 / 姚亚平著.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6

ISBN 978 - 7 - 81096 - 678 - 8

I. ①性… II. ①姚… III. ①交响曲—研究—法国—近代
IV. ①J657.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9944 号

性别焦虑与冲突 ——男性表达与呈现的音乐阐释

姚亚平著

出版发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6 开 印张：23

印 刷：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版 次：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 册

书 号：ISBN 978 - 7 - 81096 - 678 - 8

定 价：78.00 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 43 号 邮编：100031
发行部：(010) 66418248 66415711 (传真)

献给予润洋教授

前 言

当下的人文学界，性别话题之所以常常受到严肃学术的关注，主要归因于它并非一个科学话题，而是涉及于人的观念和存在。人文学的终极目标是谈论人，然而所谓“人”，不光有工人、贫民、资产者、无产者，还有男人和女人——这是人的更自然和本真状态。对性别的关注，表现出人文学科对人的研究的最新趋向。

本书原本只是一个专注于音乐的课题，在中央音乐学院为研究生开设的“音乐学分析”课上，我以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柏辽兹著名的《幻想交响曲》为对象，希望对这部大家耳熟能详、但却仅能津津乐道于一些奇闻轶事的音乐作品做一些深度剖析。在思考这一课题中，一个内在的声音总是出现在耳边：面对一部19世纪的著名作品，对它的研究文献已经连篇累牍，你能跳出旧的窠臼，说点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但又让人听起来感到似乎还算合情合理的话吗？

当我确立从性别角度来诠释这部作品之后，开始努力阅读，读了很多有关性别，尤其是女性主义的著作。从这些著作中，我得到很多收获，激发了一些思考，对性别话题也产生了发表自己观点的冲动。这样一来，这本著作的论域和写作目的大大扩展了。音乐方面扩大到整个浪漫主义交响曲、奏鸣曲，许多内容也超出了一般意义上一位音乐研究者的讨论范围，进入了当代学术所关心的关涉文化学或人类学有关性和性别讨论的专门话题。自然，这一雄心勃勃的扩展也对驾驭这一论题发出挑战，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写作变得异常纠结和艰难，几

度想放弃，但终因不舍又再度拾起；困难一方面来自我的知识视野，但更重要的是考验我的学术意志和信心：纯音乐的分析如何同看似无关的有关性别的宏大社会文化话题合理而有趣地联系起来。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努力希望通过音乐这一具体的文化形式，阐释其中所包含的艺术审美之外的其他内容，因为音乐不仅仅是一个审美对象，也是一个文化形式，与任何其他文化形式一样，音乐中也凝结和记写下了许多人的观念、思想、认识，其中包含着对性和性别理解。

这部著作的读者有可能会分成两种人群：一种是对音乐感兴趣的，音乐圈子里的专业人士；另一种人也许对音乐了解不多，但却是熟悉女性主义及其性和性别理论的文化学读者。我并不愿意出现这种分化，我为一种人写作，即，有兴趣通过一种具体的文化形式（音乐）了解和认识人的读者，——这是我理想的读者，我也是为这一理想而写作。

在我的心目中，音乐与人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音乐绝不仅仅是追逐情感或审美愉悦。在一个性别对峙的文化社会中，音乐也是性别身份的实现——这是更高的人性和终极的艺术理想。本书表达了一些有关性和性别话题的观点，它受益于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性别批评，接受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以性别批评为主要特征的“新音乐学”（new musicology）的一些重要思想，但终归来说又与“新音乐学”的后现代风格和意识相去甚远；由于作者本人的性别身份，主要关心的是男性，——男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与当下许多女性主义主导下的性别话题的重要区别。虽然本书是一本音乐学著述，但关注的最终是人的生命和存在。在我看来，本书所涉及的《幻想交响曲》，以及19世纪浪漫主义奏鸣曲、交响曲，都可以视为人的性别意识流露的例证，它表明，音乐是文化和人的观念态度的物化，有关性和性别意识在人的创造活动中无处不在。

目 录

前 言	(1)
导论：性别批评及相关话题	(1)
第一章 戏剧角色的性别转换	(38)
第一节 幻想交响曲的形式结构与戏剧结构	(39)
第二节 各个乐章描述	(49)
一、梅兰的记忆	(49)
二、华尔兹与性的隐喻	(52)
三、转折	(57)
四、幻觉	(63)
五、英雄与女巫	(65)
第二章 双性同体的另类诠释	(71)
第一节 美女与妖妇：女性主义批评	(71)
第二节 新的视角	(77)
第三节 双性同体	(82)
第四节 女神的回归	(93)
第三章 浪漫主义：女性意识的复苏	(105)
第一节 母性的追忆	(106)
第二节 “世纪病”诊断	(119)
第三节 无欲之爱——浪漫主义的爱情观	(133)
第四节 柏辽兹的两面性	(145)

第四章 音乐思维的性别特征	(158)
第一节 思维的性别现象	(159)
第二节 音乐的性别批评	(164)
第三节 理性—男性—调性	(181)
第四节 “旋律”和“主题”的性别差异	(187)
第五节 世纪病：“情感的模糊状态”	(202)
第五章 浪漫主义的阴性特质	(223)
第一节 奏鸣曲式的危机	(223)
第二节 副部的扩展	(236)
第三节 交响—奏鸣套曲结构的变化	(243)
第四节 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阴性气质	(250)
第五节 钢琴奏鸣曲的衰落	(261)
第六章 和声中的性隐喻	(278)
第一节 男性的实现	(278)
第二节 俄狄浦斯情结	(282)
第三节 阴性终止	(289)
第四节 半音化与欲望的游戏	(304)
结语：男性的衰落	(323)
参考书目	(353)

导论：性别批评及相关话题

人类对于性的关注至少还要持续一百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在我们这个时代，两性差别即使算不上最热门的话题，也肯定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于探讨一个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

——露丝·依莉格瑞《性别差异》

关于艺术与“性”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兴趣，人们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颇有兴致地谈论这一话题。然而，在许多人心目中，把艺术与“性”联系在一起，总感到疑惑。造成这种对性话题不信任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长期以来，性话题被禁锢在仅仅是生理或个人隐私领域，另一方面，艺术被拔高为一种代表人类精神文明成就的崇高现象。两相对照，二者之间格格不入：前者只能躲入阴暗，被驱赶和挤压到边缘，而后者则代表着高尚和人类进步，被舆论和普遍意识弘扬。

在某些正统观念中，“性”是人的动物属性的体现，而人之所以作为人，正是从这种低等的动物属性中剥离，走向超越自然的高级阶段。然而近代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研

究却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它们否认在“人”和“动物”、“高级”和“低级”之间做截然划分，认为人类所谓“低级”阶段的生命意识并不能被“高级”阶段完全掩盖和遮蔽，性作为人性的自然成分绝不会泯灭，相反，它们顽强抵御，越来越深地渗透和潜伏在人类的高级文明。就艺术和性话题来说，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作为高级文明的艺术不仅不能与“性”分离，它们甚至其实就是“性”的伪装，或者，就是戴着文明面具的性本身。

在艺术被奉为高级文明时，它是与“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据称，“美”仅仅专属于人，高级文明的一大创举就是发明了美，美的理想状态是超验的，纯粹的，是人的绝对精神和抽象的生命意识的体现。然而即使是这种美也不能脱离“低级”阶段的原始状态，无论“高级”“低级”都是生命意识的自然流露——这是任何美的真谛！所谓高级文明的美的体验不过是通过艺术象征将最原始的生命意识潜埋在深处，它让人们体验到兴奋、热烈、悲哀、愉悦、崇高，然而所有这些表现不同美的范畴和情感，都无法同人的原始生命意识割裂。

回到艺术史，在艺术起源的早期阶段，我们了解到，美的体验首先是同一种非常自然的生命意识相伴随行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在观察动物进化时曾注意到，许多雄性动物在发情求偶期抖动着艳丽的羽毛或发出奇异的声响以引起雌性动物的注意，他天才地猜想：艺术的起源或许与我们的动物祖先用以引诱异性的手段有关，人类的乐音和节奏才能来源于一种动物性的最初本能——求偶的生命意志，“这是自动和被动的音乐能力发展的最初的出发点”^①。音乐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需要音乐？在达尔文看来，“只有假定乐音和节奏曾经被我们半人类的祖先在一切动物都为最强的感情所激动的交尾期里利用过，才可以理解得若干”^②。当雄性动物通过声音或视觉手段发出求偶信号时，

①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225页。

② 同上。

这个信号中一定饱含着某种愉悦和亢奋的生命意志，异性配偶一定会搜寻那些更积极、更有吸引力和更能唤起生命激情——这在外观上表现为更响亮的鸣叫和更艳丽的羽毛——的信号。对于动物来说，这就是“美”，美在这里既是一种生殖欲望，也是一种有吸引力的信号；无力的哀鸣和暗淡的毛色不会吸引生命的关注，生命总是倾向于积极、旺盛和健康。在高级文明看来，美只能属于文明的升华，它与目的和功能无关，高级文明确立了美的各种原则：平衡、变化、动力、回归。但有谁敢肯定，在这些“高级”美的原则的背后没有如同响亮的鸣叫与艳丽的羽毛这样一些符合生物本能的原始欲望？艺术史学家格罗塞表达了与达尔文猜想接近的看法：动物的生殖本能与人类奉为神明的艺术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关联。他写道：“用各种声音和语调唤起听众最强烈的感情的灵敏的演说家、诗人或音乐家，一定没有想到他正在使用他的半兽类的祖先，在久远的过去时代靠此发泄他们的战争和恋爱的发烧的热情的同样手段。”^① 生殖的或性的信号常常是同美的信号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美的最内在的本质是生命意识的最真切流露，美的形态最符合生命的存在样式，这是超越高级或低级、人类或动物的生命价值；只要是生命，它就要表现一种“美”的生命本质，就要追求弗洛伊德式的“唯乐原则”，表现出愉悦至上：

生殖愿望如果限于某种程度之内，显然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愿望并与一切愉快的情绪有一种很强的联系。喜悦、欢乐、自负和好感都是这种欲望的诱因；音乐、跳舞、美酒、欢欣，也是如此。在另一方面，悲哀、忧郁、贫苦、谦卑，都破坏这种欲望。由于这个性质，就很容易设想，性欲为什么与美的感觉联系起来。^②

①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225—226页。

②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432页。

在休谟的观点中，美首先与愉悦联系，它并不始于艺术，艺术是后起和派生的，它总是试图与性剥离，向往崇高和超凡脱俗。然而艺术无法与性彻底分离，尽管高级文明竭力给予艺术以文明的包装，竭力在美中抹去性，但美与性的原生关系却根深蒂固。在古代，美的概念的发生同性爱密切相关。希腊神话中的“阿弗洛狄坦”（Aphrodite）以及罗马对应词“维纳斯”（venus），既是美神也是爱欲之神，本意中既有美，也有爱、性快感、性欲等含义。西方历代所有涉及阿弗洛狄坦和维纳斯的文艺作品，所有的各类雕塑、绘画、文学都包含着美和性的主题，二者根本不可分离。科林伍德在《艺术原理》中指出：“如果回溯到古希腊，我们将会发现，美和艺术之间毫无关系……在柏拉图那里，美的理论并不涉及诗的理论或任何其他艺术的理论：它首先是涉及性爱的理论。”^① 艺术起源于性，远古时代所有的人类的精神活动都与食物的丰产、性与人类的繁衍联系在一起，这类具有“生产”意义的活动最终都通过性的象征行为得以体现。在原始舞蹈中，这类象征仪式非常普遍，舞蹈史学家细致地描述了巴西西北部可比乌亚人舞蹈中的性现象：

跳舞者都带有树皮扎成的巨大阳具，睾丸是用低垂着树上的红色球果做的，他们双手紧握睾丸使之贴紧躯体，跳舞时顿右脚并唱歌，开始时采用加倍快速的节奏，一个跟着一个，上半身倾向前方，突然间，他们发疯地跳跃着，同时出现了狂热的性交动作和响亮的“噯哟—噯哟—噯哟”的呻吟声……就这样把生殖带进每个房屋和每个角落，带到树林边沿，带到附近的田野；他们在年轻和年老的女人群中跳跃着，

^① 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陈中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38页。

女人们则散发着尖叫和笑声；他们的阳具互相敲击着……^①

即使后来文明时代的舞蹈，如果追溯起来，它们在起源上也往往具有肉欲的性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流行的恰空舞、库朗特舞、萨拉班德舞最早都具有挑逗性欲和表现性爱的作用，因而常常被一些正统道学家们称为内容猥亵下流，动作令人作呕的歌舞。在萨拉班德舞蹈里，“女的击打响板，男的手摇小鼓，用千百种花样展示男女间的猥亵行为。他们扭动着，胸脯紧靠在一起，闭上眼睛做出接吻姿势并跳起表现性爱最后一个环节的动作”^②。在这类前艺术的舞蹈中，美与身体的愉悦密切相关，很难离开性的内容。

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希腊戏剧最早也是对性的崇拜仪式。西方戏剧诞生于酒神崇拜，在万物复苏的春种季节，人们迎接酒神或丰产之神狄俄尼索斯，通过充满性活动的象征形式祈求神灵保佑丰收。酒神节活动开始于隆重的游行，人们簇拥着巨大的木制阳具“菲勒斯”（Phallus），由装扮成半人半兽的、戴着长须、长尾和长阳具的森林之神引领，身后跟随着一群疯狂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嘴里充满了猥亵的话语，跳着挑逗的舞蹈和演奏音乐，沉醉于饮酒，兴奋的呼叫，纵情的性交。整个酒神节活动既是迎接酒神下凡的仪式，也是一场性爱的狂欢。

高级文明的发展是艺术与性的剥离过程，美从性，从低级的感性状态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对象、一个客体，寄附在艺术中，化身为使人陶醉的节奏与曲调、激昂的朗诵和表演。高级文明声称，人是具有理想情操的精神存在，它克服自己与生俱来的动物性，超越一切，创造了美这一专属于人的精神产品。

① 库尔特·萨克斯：《世界舞蹈史》，郭明达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年，81页。

② 同上，346—347页。

然而，美并不能完全拒斥性。在《美感》一书中，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在美中为性留下一个位置：“如果想制造一个对美极其敏感的生灵，你再也想不出比性更适合这个目的的工具了。”^① 作为一个自然主义的美学家，桑塔耶纳认为艺术是人的生物本能的自然产物，人体的一切机能都对美感有所贡献，他常常把艺术比作性爱的释放：“恋爱的能力给予我们的观照一种光辉，没有这光辉，观照往往不能显示美；我们审美敏感的全部感情方面就是来源于我们性机能的轻度兴奋。”^② 把美与性联系在一起，并非一些偏见所谓的低俗、堕落，马克思主义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高尔基也并不顾忌地表示：“美学是什么呢？美学——这是生物对形式的完美的追求。这种美学的基础是一种非常明确的、纯性欲的动机。美学的基础是性和性的本能。”^③

二

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逐渐抹掉一些原始的东西，性的“阴暗”逐渐退居到深层。当高级文明在美中过滤掉性，使之升华为更崇高的生命力时，寻找到一个新的字眼——意志。这是一个比性含义更丰富的字眼，但根子是从性演化而来。人们把艺术视为意志的产物，或叔本华所谓的“意志的客体化”。然而意志是什么？无论是叔本华的“意志”、伯格森的“生命驱策力”（*élan vital*）都离不开人的本能力量。在叔本华看来，意志不可避免地是身体的动作，“意志活动和身体活动不是因果性的韧带连接起来的两个客观的认识到的不同情况，不在因和果的

① 乔治·桑塔耶纳：《美感——美学大纲》缪灵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40页。

② 同上。

③ 高尔基：《论文学》，孟昌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06—307页。

关系中，却是二而一，是同一事物”^①。把意志等同于身体，也就把意志视为身体上的满足和需要：“一切复杂的意志活动，其基本的课题总是满足需要，而需要是在健康上和身体的生存分不开的，是已表现在身体，是生存中而又都是可以还原为个体保存和种族繁衍的。”^②这样，在叔本华那里，意志与性联系在了一起：“性器官可说是意志的真正焦点，从而是脑，认识的代表，也就是和世界的另一面，作为表象的世界相反的另一极。”^③从深层次看，意志不是别的，它不过是古老的原始无意识崇拜在文明时代的投射，是自然宇宙生生不息的象征。

叔本华将意志与生命本能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明显影响到近代心理学。弗洛伊德的“利比多”(libido)与叔本华的“意志”内在相通，只不过弗洛伊德更多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角度强调了性对生命和精神生活的意义。弗洛伊德的利比多可以被认为是对“意志”的更细致，更心理化描述，它更专注于意志的否定性张力，强调了压抑——性的被遮蔽的意义，认为文明或文化的创造都是性的被遮蔽的结果，是性压抑的宣泄或替换。由于把文艺视为利比多外化，弗洛伊德意识到了“美”与“性”的源生关系，他称：“唯一可以肯定的便是美是性感情领域(sexual feeling)的派生物……‘美’和‘吸引’最初都是性对象的特性。”^④叔本华，以及后来的弗洛伊德都在对生命的思考中，扩大了对性的认识，性不仅仅是生理性快感，也不仅仅是种族的繁衍，性的问题涉及到人性的全部：人的意念、意志、欲望，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的行为，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形成，等等。

①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151页。

② 同上，448页。

③ 同上，453页。

④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23页。

精神分析学对性作用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心理学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性心理学》中，作者转述了 C. 伯特（Cyril Burt, 1883—1971）对近代心理学发展趋势的概括：

这种把性或欲的观念扩充的倾向是与近代心理学的一般趋势符合的。近代心理学对我们从动物祖先继承下来的种种内在行为的倾向似乎有一种新的看法，就是认为他们全是从一个源头出发，为同一生命的冲动力所产生。^①

以上观点，继承了弗洛伊德的观点：性与其说是一种本能，不如说是人的有机体中的一种能量，这种能量作为一种驱力，广泛地以多种形式分布在生命活动的各个阶段。在弗洛伊德的“泛性”论看来，性并非只是成年人的生物性冲动，儿童也有性生活，在儿童生长的特定阶段，始终有某种性兴趣占主导，儿童性态度的发展演变决定了其终生的心理走向。弗洛伊德的“利比多”并不局限于狭隘的性观念，生殖器的性欲只是利比多诸多方面的一种，口唇活动、肌肉组织的运动、皮肤及身体外周的感觉、尿道和肛门的功能，甚至视听觉、触觉、味觉和思考都有性的影子，人在心理和器官活动的广阔范围寻求具有身体、精神、文化和社会内容的能量的释放和表达。

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激起了长久的争论：有的认为这是对性的偏执理解，有的认为这是对性的本质最深刻洞察。不可否认的是，经过近一个世纪，这个话题不仅没有消褪，反而随着人文社会思潮发展被进一步发挥、引申，触及到许多有关人的更深刻问题。

弗洛伊德之后，性话题得到了更深入的思考，卡尔·荣格、埃里希·弗洛姆、雅克·拉康等把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

① 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498页。

说推向了更宽广的认识领域，性话题与哲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新马克思主义和文艺批评链接，人们在性话题中得到对人类社会和人性自身更多的感悟；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些有关于人的传统学说，试图寻找到一些新的视角，解释人们对于人性和人类社会一直怀有的困惑。

在《性革命的失败》一书中，乔治·弗兰克尔（George Frankel）把弗洛伊德主要还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性压抑及其人格发展推进到群体意识的社会结构的精神分析诊治。弗兰克尔本人担任过精神治疗师，后来认识到心理分析的真正贡献在于社会中的应用。他年轻时接受马克思主义，读过《共产党宣言》，曾坚定地认为，为了消除贫穷和社会不平等，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在社会革命遭遇一连串挫折，人们所追求的自由被不断粉碎时，他开始寻找关于人的解放的新答案；他开始思考：人类的现实状况，除了物质和经济的因素外，人类自身要承担多少责任和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我产生了一种欲望，去探寻人类动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社会与政治现实，尤其是什么样的内在力量使得所有对于和平与自由的渴望充满了矛盾。我开始意识到仅强调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点是不够的，人类现实也同样是人类自身的产物。人类存在着一种心理因素使自由与进步显得荒谬可笑，并将敌意、不信任与权力崇拜强加于一切社会结构中。^①

他似乎突然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基础存在于人类自身”，“我们不能把自己仅仅局限在考虑社会中起作用的经济力量，还必须考虑到心理，即人类的主观力量，它是剥削的经济体制的

^① 乔治·弗兰克尔：《性革命的失败》，宏梅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1页。